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2年9月18日 星期日

知心事 做自己

□美编：徐陈静

最近，58岁自驾阿姨苏敏的“剧情”有了新进展，出走两年后她首次回家，并向丈夫提出了“离婚，还彼此自由”的诉求。一个完成母职的女人可以怎样活，苏敏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。正如秦海璐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她们的名字》中，三个不同家庭背景、成长环境的女性虽然身份不同——一个是干练果敢的职场精英，一个是貌美贤惠的全职主妇，一个是叛逆的富二代社会萌新，但她们有着相同的生活遭遇——身披枷锁。为了挣脱枷锁，机缘巧合下她们走到一起，携手踏上新旅程。不同年龄段的女孩、女子、女人，被父母宠着、被男人爱着、被社会敬着，但是，女性所经历的、承受的，还真不像她们脸上的化妆品那样滋润、娇美。好在她们不仅貌美如花，还韧如蒲苇、向阳而生。

# 女人，花开无季

□张冷

## 三十而立，她们选择旁观围城

原本开朗、风趣、快乐的90后女孩晓晓，越来越不愿和熟人打交道了。是什么让她安于沉寂、选择“隐”了呢？

让晓晓发生改变的是她的婚恋状况。在晓晓的发小中，与她同年出生的女孩还有四人，五个姑娘相约任何一人结婚，其他四人不管婚否都是“法定”伴娘。最初的情况也确实如此，在前面三人的婚礼上，她们轮流当着伴娘，但当第四个姑娘结婚时，晓晓却以因公出差为由，爽约了。起初她们嗔怪晓晓重利轻友，后来慢慢反应过来，敢情她是因为自己落单而自卑，才婉拒做伴娘的。想想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小伙

伴们都嫁了人，其中三人还有了娃，而年过三十的她连男朋友都没有，婚礼现场难免尴尬，难免不心生忧思。

为了早日成为晓晓的伴娘，她们加快了为其当红娘的节奏。可晓晓却对她们说：“我现在见谁都没感觉，让我缓缓好吗？”

晓晓之所以需要“缓缓”，是因为一场情殇。晓晓谈过两次恋爱，初恋是大学同班，但五个月后因为不喜欢男孩太能“吹”，晓晓提出分手。研三时，晓晓与同门师兄相恋，但因男孩家在农村，不符合晓晓妈制定的选婿标准，所以她迟迟未公开恋情。直到工作两年后，家人催婚，她才

如实向父母交代，并郑重声明：“不管你们同不同意，我都要嫁给他。”如她所料，妈妈火了，指着她说：“你嫁嫁试试？你看我让不让让他进这个门？”

一直盼着能跟晓晓认门见见未来岳父岳母的师兄，最终还是知道了被拒之门外的缘由。尽管晓晓深情地表白“他们说啥都白搭，反正我是非你不嫁的”，但师兄还是决定与她分手，他冷静地说：“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注定不会幸福，再说我也不想让我及我的家人在你父母眼里低人一等。”

师兄的冷静和无情让晓晓顿感寒凉彻骨。三年了，她付出所有的真情去爱师兄，面对父母的阻

挠，她甚至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制定了周密的抵抗策略，一心想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爱情。哪里料到，她的爱之厦是由于爱人的撤逃而坍塌成一片废墟。

尽管感情不顺，但晓晓工作上很出色，30岁那年，她评上了讲师。按说这算得上是“而立”标志，但就是因为“不愿随便嫁出去”，她便成了很多人眼中“立不起来”的一类。

和晓晓有着类似经历的90后女孩还有很多。她们绝大多数并不恐婚，也不拒绝婚姻，自身条件还不错，只因怀有“宁缺毋滥”的婚恋观，便成了婚姻殿堂外的“久坐者”。

## 四十不惑，她们困在回途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洪颜，原本是一个生活有热情、工作有理想的女孩，但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片泥泞之中。

家在外地的洪颜，大学应聘到济南一家建筑公司上班。就业不易，洪颜只想努力工作，尽快在这座喜欢的城市扎下根。专业使然，再加上是职场新人，她需要经常跑工地。每天晚上回到宿舍，她都像散了架一样瘫在床上不想动弹。但是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的品质，让她从不怨天尤人，她相信付出必有收获，或早或晚。半年后，据说一方面是因为工作能力和表现，一方面是因为相貌清秀，洪颜被调到公司一个工程项目办公室，负责文案和接待工作。

然而，在新岗位工作没多久，洪颜就发现负责该项目的公司副总看她的眼神不对。在对她进行几次试探后，副总恼火地说：“是我把你调到项目办的，怎么着？想回去继续跑工地？”惶恐的洪颜赔着笑脸回应道：“您是领导，谢谢您的提携！我会努力工作的，但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，请您尊重我的意愿。”没过多久，在一次招待合作方的宴席上，副总一直暗示她给对方敬酒。洪颜照着做了，但中间几次去洗手间用手指抠嗓子吐酒。宴会后，她稀里糊涂上了副总的车，下车时才意识到目的地是一家酒店。洪颜用力推开意图搀扶她进大堂的副总的手，踉踉跄跄地跑进黑夜。第二天，她向公司递交了辞呈。

再次找工作，得力于校友的引荐，洪颜入职一家不大的建筑设计院。她异常努力地工作，希望得到认可。起早贪黑拼了三年，工作刚刚有起色，结婚不到两月，她怀孕了。洪颜认真规划着时间，兼顾着工作和家庭。她想两样都不耽误，那就只有“榨”自己了，榨自己的时间、精力，榨自己的感情、意志。挤挤挨挨的日子里，她忘记了休闲的味道，忽略了往日好友。终于把女儿送进幼儿园，刚想松口气，她发现又怀孕了。

洪颜的老公是那种属于“算盘珠”的人，你不拨拉他不动弹；拨拉急了，又极容易恼。如果把带孩子的辛苦分成十份，他充其量占两份。就算洪颜能吃苦耐劳，但也是有承受阈限的；就算

她十分贤惠，也是渴望被关心和呵护的。榨来榨去，在榨不动的时候，洪颜也会在哄睡两个孩子后，朝着老公发发脾气。老公偏偏不体谅她，反倒埋怨她“往日的贤淑荡然无存，越来越像个母夜叉”。

养育孩子身心疲惫，夫妻情一地鸡毛。因为老惦记着家和孩子，洪颜对喜欢的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。本以为俩孩子上了学，她就可以解放了，不想小学生家长这差事比很多工作还要累。

43岁生日那天，洪颜把车开到了郊外。她就着眼泪吃着自己买的生日蛋糕，对着远处山林说：“洪颜你这辈子就这样了？你自己活哪去了？你甘心吗？”“洪颜们”的惑，谁人能解？

## 五十知天命，她们出发“在路上”

60后这代人，社会经历可谓特别丰富，可实际上，作为新老时代交替、新旧思想碰撞中承上启下的一代，他们活得并不轻松。

出生于农村的卢姐，因为有运动天赋，上小学时就被县体校选走。当听老师说如果跑得好，将来有可能进省队并成为非农业人口时，她就暗下决心：使劲跑，跑进省队。凭借天赋、教练的指导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，卢姐终于成为省体工大队一名优秀的中长跑运动员。进过全运会前六名，参加过国际比赛。凭着这些资本，退役后她被分到一所职业学校当体育老师，后来与单位的一名同事结了婚。

卢姐有两个在家务农的弟弟，其丈夫的兄弟姐妹四人也在农村。从两人谈恋爱开始，他们就做好了不遗余力帮衬双方家庭的心理准备。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从老家盖新屋、逢年过节的大事小情，到弟妹们结婚、孝敬赡养老人，他们能出一千不拿八百。终于熬到

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，家人的生活水平也都显著提高，可他们二人已年过五十。前年，卢姐的女儿结了婚；去年，没等到评上高级职称的她退了休。卢姐说，工作中的自己退休了，但生活中的自己要进入最美好的时光——自己挣钱为自己花：去买几身年轻时就想买的名牌衣服，去拍一套不同风景、情境的写真，去五星级酒店吃一顿自助餐，打卡一下网红店……

与卢姐年龄相仿的葵姐，生长在城市，家庭条件也还不错。但即使这样，人长得漂亮、从小就能歌善舞想进文艺团体的她也未能如愿。那个年代，没有艺术特长生，全国的艺术院校就几所，每年招人极少，普通百姓也未必知道门路，想吃“文艺”这碗饭，不仅要有天赋，更要看机缘。在思想保守的父母逼迫下，她考进一所工科院校，毕业后进了一家事业单位。儿子上大学时，因为老公出轨，葵姐选择离婚。后来，母亲得了重

病，三姊妹中她最大，小妹在国外，大妹身体不好自顾不暇，所以照顾母亲的重任落在她肩上。母亲走后，年迈的父亲不愿独处，她又将其接到自己家中。上面有八十多岁的老父，下面还要协助亲家照看幼小的孙女，中间还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团队需要领导，于是，“忙”“累”就成了葵姐生活、工作的日常。有人劝她将父亲送到养老机构，但葵姐不同意。60后的父母们思想大都很传统，进养老院他们会有强烈的被儿女嫌弃、抛弃的感觉。葵姐说自己累点没关系，她就想让父亲安享晚年，不想让老人家心生焦虑。

去年秋天，葵姐孙女上了幼儿园，今年春天，她退休了。前脚办完退休手续，后脚她就去了老年大学，一口气报了舞蹈、合唱和绘画三个班。她豪迈地对朋友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开启我的艺术人生！”

“还没年轻呢，怎么就老了？”这是60后们当下说得最多的一句

话，好在他们并不服老。夕阳无限好，黄昏也灿烂。

女人如花，花儿是世上美好事物的代表。但是，花开有季，而如花的女人们不仅希望像花一般美丽，还希望自己像春之桃花一样浪漫，像夏之荷花一样高洁，像秋之桂花一样芬芳，像冬之梅花一样坚强。女人，花开无季。